



一本紧张惊悚、引人入胜的真情力作。——詹姆斯·帕特森

THE BLUE ZONE

蓝色区域

(美) 安德鲁·格罗斯 著 景杰 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蓝色区域

(美) 安德鲁·格罗斯 著 景杰 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色区域/(美)格罗斯著;景杰译. —北京:
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8
ISBN 978-7-5104-1175-5

I. ①蓝… II. ①格… ②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896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0-4779 号

THE BLUE ZONE by Andrew Gross

Copyright © 2007 by Andrew Gro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,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
Publishers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New World Press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蓝色区域

作者:(美)安德鲁·格罗斯 著

译者:景杰

责任编辑:残阳 曲静敏

责任印制:李一鸣 黄厚清

特约编辑:李佳婕 何家伟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字数:200 千字 印张:10

版次: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04-1175-5
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 8638

美国联邦政府证人保护计划(WITSEC)手册中,监管此项目的联邦法警局把证人所处情况划分为三个等级。

红色区域——证人处于监管保护之下,正在审判或正在服刑。

绿色区域——证人及其家属已改名换姓并转移到新地点,生活无安全之忧,所有信息只有负责此案的专案特工知晓。

蓝色区域——最令人恐惧的等级。证人的新身份有泄露之虞,与本案特工失去联系,或从安全处所消失;证人下落不明,生死未卜,没有可信的消息来源。

序 章

埃米尔·瓦尔加医生只用了几分钟便赶到了老头子的房间。医生当时睡得正酣，梦着当年大学时代的一位姑娘，遥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，但一听到仆人狂乱的敲门声，他便匆匆在睡衣外面披上羊毛夹克，拿起工具包就往那房间去。

“医生，拜托了，”她说，在他前面直奔上楼，“请快点儿！”

瓦尔加知道怎么走。他已经在这个大庄园里住了好几个星期。事实上，这些天来，那个固执倔强、一直不肯撒手人世的老头子是他唯一的病人。有时在夜里，瓦尔加盯着白兰地酒冥想着：自己终日就死守着这一个病号，该不会毁了长久以来建立的声望吧？

现在终于结束了吗……？

医生在卧室门口站住了。房间很黑，散发着一股恶臭，密闭的拱形百叶窗挡住了破晓的曙光。那股味道已向医生说明了一切。这几个星期以来，老头子的胸腔还是头一次安静了下来，他的头轻轻斜靠着枕头，张着嘴巴，一溜黄色的口水凝结在嘴唇上。

瓦尔加慢慢走到红木大床前，把包放在桌子上，已经没有使用医疗仪器的必要了。他的病人在世的时候，是个体壮如牛的男人，瓦尔加想起了他的所有暴力行为，但如今，原本像印第安人一样突出的颧骨也变得皱缩而苍白，医生觉得这副模样倒也合乎情理。一个生前制造了这么多恐怖和痛苦的人，现在竟落得如此干瘪衰弱！

嘈杂的说话声从走廊里传来，打破了黎明前的静寂。老头的小儿子鲍比穿着睡衣跑进了房间，他立刻停住脚步，瞪大眼睛盯着那个

死气沉沉的轮廓。

“他死了？”

医生点了点头。“八十年来，他任意摆布着命运，今天终于放手了。”鲍比的妻子玛格丽特在门口哭了起来，她正怀着老头的第三个孙子。鲍比小心翼翼地挪到床前，仿佛是在逼近一只沉睡着的狮子，害怕他随时跳起来反击。他弯下膝盖，用手轻拂老头那紧绷干枯的脸颊，又拿起父亲的手，在关节处轻轻地吻了一下，即使是现在，他的手仍然如劳工般粗糙。

鲍比凝视着老头死灰般的眼睛，低声用西班牙语说道：“这下世事难料了，父亲。”

他站起来向瓦尔加点了点头。

“医生，谢谢你连日的操劳。我会通知哥哥们的。”

瓦尔加尝试着解读鲍比眼中的意味：悲痛、疑虑。他父亲的病已经拖了很久了，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

不，鲍比的眼神更像是困惑：数年来，老头凭借着自己的意志控制着一切。可是，以后会怎样？

鲍比挽着妻子的胳膊离开了房间。瓦尔加走了几步来到窗口，打开百叶帘，让曙光照进屋子。整个山谷都早已沐浴在了清晨的阳光之中。

这方圆几英里的地皮都是那老头所有的财产。大门之外是一片辽阔的牧场，远处的山脉足足有三千米高，在阳光下发着耀眼的光芒。马厩旁边停着两辆黑色的美国产越野车。几个身佩自动手枪的保镖正懒洋洋地靠在栅栏上，一口一口抿着咖啡，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嗯，”瓦尔加喃喃地说，“捎个口信给你那些兄弟们。”他转过身来看那老头。看呐，你个混蛋，死了也还是个危险人物。

泄洪闸已经打开。洪水势必凶猛。鲜血永远冲刷不了鲜血。

但这里除外。

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油画，手工雕刻的相

框十分精美。瓦尔加知道,这是哥伦比亚布韦那文图拉市的一所教堂赠予老头的礼物,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。医生虽不是信徒,但仍然画了一个十字,然后提起阴湿的床单缓缓盖过死者的脸。

“无论你去了哪里,愿你终得安息,老头子……因为从此刻起,地狱之门将被打开。”

是梦是醒，我已经完全糊涂了。

从第二大道的公车下来，再过几条街就是我住的公寓，但一下车，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。

也许是因为看见了那个站在商店门口的男人，看见他在人行道上扔了支烟头，就跟在我身后不远处。也许是因为在我穿过马路走向第十二大街时，身后还有规律地传来他重重的脚步声。

通常我不会回头看，连想也不会多想一下，毕竟这里是纽约的东村，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，脚步声多得是，一点也不稀罕。

不过这一次，我还是回头了，我忍不住想看一看。那是个拉美裔男子，他的两只手正插在黑皮夹克的口袋里。

天哪，凯特，别疑神疑鬼了好不好……

但这一次我绝没有多疑，这次是真的有个男人在跟踪我。

我转进十二大街，这里光线昏暗，行人寥寥，车辆也十分稀少。几个人坐在自家门口悠闲地聊着天，一对年轻情侣正躲在阴影里卿卿我我。那个男人仍跟在后面，我几乎能听清他近在咫尺的脚步声。

加快脚步，我告诉自己，再过几条街就到家了。

这一定是在做梦，快点醒来吧，凯特！可我怎么也醒不来。原来这一次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这次我手上的秘密重大，大到足以让我丧命。

我穿过街，加快了脚步，心跳开始怦怦加速。身后的脚步声像利刃一样声声割在我的心上。我从商店的橱窗上瞄了他一眼，那个男子留着黑色的小胡子，又短又硬的头发正根根竖起着。

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，像是要从肋骨里迸出来似的。

前面是一家我常去的超市，我赶紧跑了进去。超市里人头攒动，我稍稍喘了口气，拿起购物篮在货架之间穿梭着，假装买一些需要的物品。其实我只是一直在等，并在心里默默地祈祷那个男人走过去别停下来。

我走到付款处，对熟识的收银小姐英格丽僵硬地笑了笑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不祥的想法：她该不会是最后一个看见我活着的人吧？

我小心翼翼地走出超市。那个男人不在，他一定是走了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但突然又怔住了，他竟然还没走，现在正倚在对街的一辆车上，漫不经心地打着电话，目光竟慢慢向我瞟过来……

该死，凯特，这下你该怎么办？

我跑了起来，一开始只是迈着不易察觉的小步子，然后就越跑越快了。我依然能听见人行道上焦急狂乱的脚步声——不过这次换作是我自己的罢了。

我把手伸进包里找手机，心忖着也许自己应该给格雷格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爱他。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，他还在值班，手机关机，只能转接到语音信箱，而他此刻应该正在巡视病房。

也许我应该报警，要么停下来叫人帮忙。凯特，快想想办法啊，快点！

我的公寓只有半条街远了，从这儿就能看见，东七大街445号，有绿色雨棚的那间。我慌慌张张地找出钥匙，双手抖个不停。拜托，让我再走几步就到了……

最后一段路，我狂奔了起来，匆匆把钥匙塞进锁孔，奋力地推开笨重的玻璃大门。我忍不住向后看了一眼，跟踪我的男子停住了脚步，就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。我迅速冲进去，大门在我身后“哐当”一声锁上了，谢天谢地。

安全了！我感觉压在胸口的巨石仿佛突然间被瓦解了，我如释重负地喘着粗气。终于结束了，凯特，感谢上帝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毛衣已被冰冷的汗水浸透，现在正湿淋淋地黏在身上。我再次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眼泪竟不争气地流淌了下来。这样不行啊，凯特，一定得找人来帮忙。

但找谁呢？

警察吗？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我说谎。我的好朋友呢？如今她还躺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病床上与死神搏斗着，多么希望这件事只是一个梦而已。

我的家人呢？你的家人已经走了，凯特。不会回来了。

太晚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

我走进电梯，按下了到七楼的按钮。那是一架笨重的货梯，每经过一层都会发出类似火车一般“咔哒咔哒”的响声。我现在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只想着赶紧回家，锁好大门。

电梯一路颠簸到了七楼，停了下来。现在都结束了，我安全了。我拼命地按着开门按钮，抓好我的钥匙，推开了厚重的电梯外门。

两个男人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大叫起来，但又能怎样？这里没有人听得见。我踉跄着向后退着，血液已经凝固了，我能做的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眼睛。

我知道，他们是来杀我的。

可我不知道，他们到底是父亲的手下？还是哥伦比亚人？抑或是FBI的人？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

就在本杰明·拉布的生活开始崩塌的那天上午，金价上涨了两个百分点。

他那奢华的办公室位于纽约市美洲大道旁的一座高楼，他坐在办公桌旁，电话听筒夹在脖子里，身体后仰，俯瞰着 47 大街^①。

“我等着呢，拉吉……”

拉布持有一份黄金现货合约，两千磅黄金的交易，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。这些印度人是他最大的客户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饰出口商之一。百分之二。拉布又查看了一下报价屏。三万美元的进账。一个上午而已。

“拉吉，爽快点嘛，”拉布催促着，“我女儿下午要结婚了，我希望能做成这笔买卖……”

“凯特要结婚了？”印度人似乎很委屈，“本，你可从没提起过——”

“随口说说而已啦，拉吉。要是凯特结婚的话，我肯定会邀请你的。哎呀，拉吉，得啦……我们是在讨论黄金——又不是熏牛肉。不会变质的啦。”

这就是拉布的工作——转运黄金。他在纽约的钻石区^②有自己的贸易公司，至今已经经营了二十年。很多年前，他通过收购那些快

① 第 47 大街是纽约市著名的钻石加工及贸易中心。

② 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，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，是全球钻石产业主要中心之一，也是纽约市珠宝交易中心。

要破产的夫妻珠宝店起家，如今，他已经成了 47 大街上近一半的经销商的黄金原料供应商。世界上一些大型首饰出口商也是他的客户。

所有从事这一行的人都认识他。就算他只去这条街上的哥谭熟食店吃个火鸡三明治，也总是有某个鲁莽的哈希德教派^①大块头挤进他的小隔间，向他推销某种所谓的光彩夺目的新品钻石。（他们经常抱怨，作为一个拉美裔犹太人，拉布先生竟然不属于他们的教派。）要么就是某个投递合约书的波多黎各赛跑选手，过来感谢他为自己的婚礼送上的鲜花。要么是某个中国人，希望能在货币投机交易中减少一点损失。再不然就是澳大利亚人，用一些未经切割的工业大钻石来诱惑他。

我很幸运！拉布总是这样说，他有一个崇拜自己的妻子，三个令他自豪的漂亮孩子。在他位于拉奇蒙特^②的房子里（他远远不止一所房子），可以眺望到长岛海峡^③，一辆法拉利 585 停在五车位的车库里，这辆车可不一般，当年拉布就是驾驶它在莱姆洛克^④参加的赛车比赛。更不必说他们家看不完的纽约尼克队球票，以及就设在扬基棒球场旁边运动员休息处后方的专属包厢。

拉布二十年的秘书，贝思蒂，此时正托着一盘沙拉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块餐巾。拉布容易把油渍留在他的爱马仕领带上，而餐巾就是他最好的防护工具。她翻了一下眼睛，“拉吉还是没有……？”

本杰明耸耸肩，指了指桌上的便条簿，他已经写好了结果：\$648.50。他知道他的买家必定会接受，拉吉一直都是这样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直在玩这种讨价还价的把戏。可他有必要每次都折腾这么长时间，把游戏进行到最后一刻吗？累不累啊？

“好吧，我的朋友。”印度买家终于松了口，叹了口气，“我们成交。”

“咻，拉吉。”拉布也呼了口气，装出解脱的样子，“《金融时报》的记

① 一种犹太人的神秘运动(组织)的成员。

② 纽约市郊威彻斯特郡的小村庄。

③ 美国纽约州最东南端部分的岛屿。

④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村庄，以莱姆洛克公园的赛车跑道而闻名。

者就在外面等着发独家新闻呢。”

印度人也笑了，他们敲定了成交价：\$648.50，和他写好的一模一样。

贝思蒂微笑着，“他每次都这样说，是吧？”她拿走那份手写的合同，把两份漂亮的旅游手册放在盘子旁边。

“是啊，有十五年了哟。”拉布边说边把餐巾塞在托马斯·品克牌条纹衬衫的领子里。

走进拉布略显拥挤的办公室，任何人都不会忽略墙上和书柜上贴得满满的照片：妻子莎伦的，三个孩子的——凯特，他的大女儿，已从布朗大学毕业；艾米丽，十六岁，壁球打得很棒，在国内排名中能算上名次；贾斯汀，比她小两岁，还有这些年来他们全家旅行的精彩留影。

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度假别墅。肯尼亚的探险旅行。法属阿尔卑斯山的库尔瑟维尔滑雪场。还有在保时捷拉力训练营里，身着赛车服的本与理查德·佩蒂^①的合影。

那就是他午餐过后要做的事情：计划他们下一次的盛大旅行，那将是迄今为止最棒的一次——先去马丘比丘^②，然后途经安第斯山脉，接着是巴塔哥尼亚^③地区的徒步旅行。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。巴塔哥尼亚一直是莎伦的梦想。

“下辈子，”贝思蒂边关门边笑道，“我一定要投胎做你的孩子。”

“下辈子，”拉布接着她的话说，“我也希望能有个像我这么好的爸爸。”

突然一声巨响从外间办公室传来，一开始拉布还以为发生了爆炸或是强盗闯了进来，他正考虑着要不要按报警器。此时此刻，他能隐约地听见一个刺耳陌生的声音正在发号施令。

贝思蒂冲了进来，脸上露出了恐慌的神色。有两个男人正紧随之

① 美国著名车手，曾经7次获得NASCAR(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)总冠军。

② 位于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，又被称作印加帝国。

③ 一般是指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以东，科罗拉多河以南(或以南纬40度为界)的地区；主要位于阿根廷境内，小部分属于智利。

她身后，推开门挤了进来，其中一个穿着西装，另一个穿着藏青色的防风夹克。

“本杰明·拉布？”

“是我……”他站起身来，面对着那个问他话的高个秃顶男人，他看上去应该是负责人。“你们不可以就这样破门而入吧？该死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……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，拉布先生，事实就是，”那人把一张折叠着的文件扔在桌上，“我们有联邦法院批准的逮捕令来逮捕你。”

“逮捕……？”突然间，到处都站满了身穿 FBI 制服的特工。拉布的员工被召集起来并要求撤离。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洗钱，协助并教唆犯罪团伙，密谋诈骗美国政府。”特工说得很顺口，“怎么样，拉布先生？我们要依法扣押这间办公室的所有物品，作为此案的物证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在所有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，拉布还没来得及再说一个字，一个拉美裔特工就强行将他转了个身，把他的手臂拽到身后，并粗暴地在他手上套上了一副手铐。

“这太疯狂了！”拉布猛地将身子扭转过来，想从正面看着那特工。

“确实如此，”那位拉美裔特工哈哈大笑，从拉布手中拿起那两份旅游手册，“太可惜了。”他眨眨眼，又把它们抛到桌上，“这旅行计划看起来还真他妈不错。”

第二章

“快来看看这些，小宝贝们。”凯特小声说着，眼睛贴着西门子高倍显微镜仔细地观察。

凯特的工作搭档蒂娜·奥赫恩，此时也凑到镜筒上往里看。

“哇哦！”

在高分辨率镜头的荧光下，两个放大的细胞清晰地呈现在视野中。其中一个淋巴细胞，这是一个病变的白血球，细胞膜的表面正伸出一圈绒毛状的颗粒。另一个细胞则略细长些，弯曲呈波形，中央有一个白点。

“那是阿尔法小子^①，”凯特说着，慢慢地调整放大率，“我们叫它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^②，是帕克起的名字。”她从桌上拿起一根细小的探针，“现在看看这个……”

随着探针的刺激，特里斯坦慢慢地向淋巴细胞移动。相比之下，那个病变细胞的细胞质比较稠密，它虽全力抵抗，但是波形细胞以退为进，似乎在寻找淋巴细胞的细胞膜上的弱点，就像在求爱一样。

“看起来更像是尼克和杰西卡^③嘛。”蒂娜格格地笑着，弯下腰朝镜头里看去。

“注意看。”

① α细胞，胰腺胰岛中产生胰高血糖素的细胞。

② 一个西方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，由十九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、文学家和指挥家瓦格纳改编成一部经久流传的歌剧。

③ 《新婚夫妻：尼克和杰西卡》电视真人秀中的两位主人公。